

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
香港大風出版社

No. 2022~12

2022年9月14日

拒絕長大：推薦田小野

大風出版社 王小強

我們都是“小”字輩，身邊弟妹、髮小和社會上認識的“小”字輩太多了。我們很容易見面熟，不見面也熟，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，老三屆出身不好的多去插隊，不像大學生、老幹部拿著工資幹農活，插隊知青當過幾年農民。

十五六歲，十七八歲，我是在農村發育、長大成人的。長個兒養成的世界觀，融化在血液中，刻骨銘心。1980年代，我在體改所當常務副所長，愣安排畢業研究生沒當過工、農、兵的，先去貴州落後農村、工廠半年體驗生活。是“左”的餘毒嗎？還嫌時間太短了呢。多少知青魂牽夢繞青蔥歲月，回村探望鄉親，組團故地重遊，接待老鄉進城參觀、看病、找工作，幫忙村裡調撥物資、聯繫項目，集資建造知青墓地、紀

念碑、博物館，紀念曾經戰鬥過的地方。回憶文字汗牛充棟，津津樂道苦辣酸甜，戰天鬥地滿手老繭，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豪情滿懷割資本主義尾巴，思想工作追去老百姓家裡，如今城管不可同日而語。

尚未讀到農民接待知青的回憶。

鳳凰衛視《離離原上草——內蒙古知青紀事~愛情篇》採訪下嫁窮苦牧民的女知青，草原浪漫，青春無悔。被嫁的男人受寵若驚，逃避躲閃，陳曉楠拿話筒懟到嘴邊，一句話都有，生怕說錯了？田小野讓〈崔來好口述村史〉。回鄉知識青年，下鄉知識青年，一字之差，回鄉的害怕下鄉的。下鄉的回不去也安排工作崗位喫上商品糧，回鄉的扎根兒不扎根兒都不必紀念。不僅陝北農民、內蒙古土默川的農民也把幹活叫“受苦”自稱“受苦人”。¹ 這話擱文革期間，高度緊繃階級鬥爭、路線鬥爭的弦，翻箱倒櫃搜查反黨反社會主義，聽起來不是一般的刺耳。王克明考證這麼說是從唐代開始、元代流行開的。² 田小野、劉中陸的文字讓我到今天才醒悟，均田制落敗以後，失地農民佃耕，甬管給誰幹活，甬管你什麼主義，農民世代公然“言傳”不情願，不買賬！田小野寫劇本〈這是我的家鄉〉，到底是誰的家鄉？作者最好的髮小張援，獨自回去草原小屋了。

梵高畫人物必需真人模特，畫風景必需真實景色，這才畫得結實。田小野碼字，必需真人真事，後附寫真。小學、中學、插隊、工廠、工農兵學員、大學教書，不好意思上照片的人和事，都有真實出處。記得名人名言，現實生活比文學故事精彩多多！以致於我勸她把太多寫不進

¹ 劉中陸：〈找回缺失的記憶〉，《參閱文稿》No.2022~7。

² “‘受苦’一詞，從古代口語文獻中看，唐代就已經有了幹農活兒的意思。…到了元代口語中，‘受苦’一詞的‘幹農活兒’義就很明顯了。”（王克明：《聽見古代——陝北話裡的文化遺產》63~64頁，中華書局2007年）

去的緣由解說成註釋。人家母親是首演《麗人行》田野，父親是黑幫《文藝報》陳默，DNA 遺傳+家學薰染=文字潔癖，惜墨如金。〈形形色色的外教〉像一串珍珠，〈土默川恩仇記〉多一分嫌肥，從標題到文字，提不出一點改進意見。我從 1978 年參加編輯《未定稿》至今 44 年了，自己寫作來回修改，從未有過改無可改的體驗！是她真寫得那麼好，還是我確實這麼孬？我在微信吹捧應當收入語文課本，張阿妹、苗廣華讀後傳回文字認可，確實不誇張。

我那远逝的诗歌王国

田小野 著



大風出版社



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。1950 年代出生眾多“小”字輩，俱老矣+俱往矣=〈許大馬猴尋子〉已經去世了。當年我在陝北插隊，植樹造林，

經常遇見大躍進栽種的“小老樹”依然倔強地活著，風吹雨打拒絕長大，開花結果又小又澀，不諂曲。書裡有幅生動照片，她們在內蒙古餵養“老小豬”~哈！封面上的小姑娘多可愛，豆蔻年華，眉鎖惆悵，手裡握的是鋤把？塵歸塵，土歸土，人老心不老。衷心祝願“小”字輩永遠長不大。南懷瑾從30幾歲寫到90多歲：“最初的，即是最後的；最後的，即是最初的。”³“最基本的就是最高深的。”⁴當下即是，我最年輕的每一天。

我是阿爾法，我是歐米噶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後永在的全能者。
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後的，又是那存活的。

我是A，我是Ω；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後的；我是初，我是終。⁵

³ 南懷瑾 1955：《禪海蠡測》67 頁，中國世界語出版社 1994 年。

⁴ “所以我在《禪海蠡測》也告訴大家，最初的就是最後的，最基本的就是最高深的。千萬記住，不但是學佛修持的道理如此，世間事也是這樣。”（南懷瑾：《瑜伽師地論》下冊 128 頁，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）

⁵ 原文加重號；《新約·啟示錄》1：8、17~18、22：13。阿爾法“A”和歐米噶“Ω”是首末兩個希臘字母。